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from a story.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with a long white beard and a dark rob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Next to him,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red cape is holding a sword.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green trees and a bright, colorful sky. In the top left corner, there are several floating heads and a red object, possibly a lantern or a fruit.

魅影魔踪

〔台灣〕
云中岳 著

上

自序

一九六〇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遽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

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一九九二、十、二十日

于台湾台中市

云中岳

目 录

一	冥魔厉剑	1
二	织女神针	23
三	君子好逑	47
四	牛郎吃瘪	69
五	长箭短针	91
六	融融无猜	114
七	鸳鸯毒娘	139
八	脱羁离群	163
九	设伏截脏	187
十	冥魔获宝	212
十一	蹶扰追袭	237
十二	大张魔旗	253
十三	蜂皇攀交	278
十四	险哉魔窟	301
十五	避风引敌	328
十六	神针陷落	354
十七	神通迷离	373
十八	魔衣怪影	395
十九	双丽逢妖	419
二十	废道觅佛	444
二十一	伤师制徒	468
二十二	明攻暗袭	491
二十三	胁迫徐州	509

二十四	势夺飞虎·····	539
二十五	阻建山门·····	561
二十六	文攻武卫·····	582
二十七	二煞三女·····	605
二十八	出乖露丑·····	626
二十九	斗室生春·····	647
三十	涤荡外围·····	670
三十一	惊逃溃退·····	693
三十二	仇了缘结·····	720

一 冥魔厉剑

端午节一过，冬衣可以收入箱柜了。

大太阳开始一天比一天炽热，正式进入盛夏，地里的麦苗拼命长，北面山区的雪已经形影俱消了。

京都的脏乱，随夏日的到来而倍增。

好在皇帝已离京快一年了，没有皇帝的京城，人减少了许多，十二卫御林军只剩下两卫而已。

南北大官道，往来的车、马、轿、徒步旅客，却增加了许多，整条可容六车并行的大官道，旅客来来往往拥挤不堪。

军运更是频繁，军需辎重车队昼夜往来奔驰。

从京都南抵顺德府，这段数百里宽阔大官道，天天都在大塞，有车的旅客怨声载道，必须让有优先权的军车通行，民车只好夜间赶路。

南方有战事，难怪军运忙。

战事的重心在南京，正德皇帝目下就在南京逍遥快活。

顺德府，是大塞车最严重的路段，因为军运要在这里分道，折入至徐州的二级官道南下。

这一带生活环境十分复杂，是京师、南京、山东、河南四省的交会点，适于隐伏江湖龙蛇。

顺德府城市面十分繁荣，城高池深易守难攻，除了西关之外，南北两关不论昼夜，市街热闹，人流滚滚，龙蛇各显神通。

申牌左右，天色尚早，一位年轻的旅客，风尘仆仆策马进入六福客栈的店门外广场，下马到了拴马栏，将缰绳交给接待的店伙。

“还有上房吧？”

年轻旅客一面解马包，一面解鞘袋向店伙问：“旅客真多，我不想睡大统铺。”

“客官请放心。”

店伙牵着坐骑客气地回答：“旅客是很多，但睡大统铺的苦哈哈多，住上房的却少，还有五六间上房呢！客官辛苦，河南来？”

“呵呵！怎知我从河南来？”

“客官的官话带有中州腔。”

“呵呵！猜对了。”年轻旅客一团和气：“其实咱们中州腔并不中，豫东与豫西的土味儿腔尾，各有不同韵味互不搭调，互相听起来也颇感吃力，因此两地的僻乡村老到了大城市，那股子土头土脑味，实在令人气结。”

“有人说是愣头愣脑……”店伙突然发觉失言，脸一红，伸舌头做鬼脸，牵了坐骑开溜。

这位年轻旅客，似已表明是河南人。

其实用不着他自己有意无意地宣扬，店里的旅客流水簿上，必定登记他一切详细的旅行资料。

落店或旅行，或者做小行商穿州过县，必须有两种合法证件：县级核发的路引（身分与旅行地区的通行证），和所携行囊物品的凭单（货物另需关卡的税单）。

他在柜台登记的来处，路引上的确记载着河南开封府，去向目的地：京师，期限：两月，事由：探亲。

只要有门路，想打听一个人的底细并无困难。

柜台管事登记他的姓名是杨敏，二十三岁，姓名很普通，没留下多少印象，只是觉得这位开封府的刀笔师爷，人才一表，身材修伟，做专打官事的刀笔讼师，未免显得太年轻了些，做讼师，必须是老奸巨猾阴险狡诈的人精才能胜任。

落店洗漱毕，天色尚早，他穿了天蓝色的长衫，束发不戴冠，进城逛了一圈。

城里没有城外热闹，街道宽阔商肆林立，市容可不怎么整洁，可能是人口增加过速的结果，乱丢垃圾的人太多。

城内有一座称土山的大丘，大街绕山西端与府前街衔接，商业颇为繁盛。

但府前街这一段不是商业区，商肆中断，街两侧全是大户人家的宅院，逛街的人稀稀落落。

每一座大宅，都有打手护院警卫，闲杂人等过往不会有问题，停下来探头探脑，即使这人不是满脸贼相，也将倒大楣被揍得半死。

他施施然沿街信步游玩，背着手神态从容悠闲。

经过府城十大名宅之一的田家大院，他仅有意无意地瞥了雄伟的院门楼一眼，目光扫过那位把门的粗壮如巨熊的大汉，便将目光投落在街上的行人身上，缓步从容地向府衙迈步。

田家大宅的主人田家骥大爷，是府城的十大仕绅之一，祖上曾经有功名，任职某一处二等县的县丞。这两代的人都进过府学舍作附学生（非公费），因此列为“仕”绅，虽则并不符实。

仕绅，是曾经获得功名的士人，也称缙绅，比乡绅、豪绅的地位身分高出多多。

功名，指曾经任官的人上人。

三年大比参加廷试的举人公卿，只有高中第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个人，可以赐给小功名，功名不是从天上乱掉下来的。

田大爷也是府城的首富，而且是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可是，大院内养了大批奴仆、歌舞妓、护院、打手、神气的侍女仆从。

一个大善人，受到府城人士的尊敬，声誉地位甚隆，似乎不需养那么多闲人。

把门的大汉，似乎没发现他的存在。

当然，怎么看他也不像一个为非作歹的人。

□□

□□

□□

大院的后院不招待外客，别有洞天。

房舍连厢接阁，比深如海的侯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白昼进入其中，也不分东南西北，有若置身迷宫。

二更天，后院的一栋大楼灯火辉煌，楼下的大厅更有百十盏明亮蝉纱灯笼，照耀得有如白昼。

大厅真的大，设备华丽，八根大柱，两面有廊，堂上设胡床锦褥、雕花漆金的矮脚长案，两侧另设胡床式雅座，可能的用途是招待次要贵宾的座位。

堂下，中间是耀目闪亮的朱池，对面设锦帷，后面是铺红毡毯的乐伎席。

朱池也称舞池，可供数十名歌舞伎起舞。

外面，是遍设盆景或盆栽的中型院子，搭了目下最流行时兴的戏台，雕花画草五彩缤纷。

正在演戏曲，女优们载歌载舞粉墨登场，五彩的灯光与百种戏服，令人目迷五色，丝竹琶筝八音齐奏，令人沉醉在天籁似的旋律中。

居然有侍女不时用唧筒，喷出沁人心脾的香雾。

正所谓声、色、香俱全，极尽奢华。

由于楼在房舍深处，四周华屋围绕，所以尽管丝竹悦耳，钟鼓齐鸣，邻屋决不可能听到声息，除非深入堂奥，不然绝难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故。

看戏的雅座有三列，上面撑以彩棚，可知白天也可演戏，甚至雨天也可观赏演出。

主座除了三位主人之外，客座有五位男女贵宾，其他十余位侍女与小童，在一旁伺候，毕恭毕敬。

演戏的全是女的，男角皆由女的扮演。

通常，大户人家的歌舞伎与优伶，不会买男优，有也仅限于变童。

而公设的教坊中，演戏的优伶则全是男的，不容许女的混迹其间，男扮女装居然有些成为名角。

戏台上，正火杂杂地演出全武行，那些美娇娘扮起武打的男角，扭扭捏捏玉拳粉腿齐飞，居然颇有看头，热闹得很。

按理，这些贵宾该看文戏，或者歌舞剧，该以元曲四大传奇赏心悦目的。

可是，欣赏的却是杂剧武戏。

戏目颇为醒目：《黑旋风仗义疏财》。

那位扮黑旋风李逵的女优，身材窈窕脸型小，扮起大花脸

黑旋风，委实有点不伦不类。

扮浪子燕青的女优扮相俏巧，飞跃翻滚居然有章有法，十分俐落。

两女正演至强娶弱女的新郎赵都巡进洞房，立即撕掉新娘与扮伴娘装，和新郎众豪奴大打出手，打得满台飞，热闹滚滚，把台下的观众注意力全引到台上来了。

那时，水浒梁山故事民间流传甚多，似乎每一州每一县，都有人编说水浒故事，以表达对当政皇朝的不满，已经流行了两百多年。

后续故事仍在不断编出，推陈出新情节千变万化。

这出以元曲型式演出的杂剧，编剧出于皇朝的龙子龙孙手笔，太祖高皇帝的孙子，周定王的儿子周宪王朱有燉。他是皇室两位宗室剧作家之一。他的堂叔宁献王朱权是另一位，朱元璋的第十七位皇子。

周宪王推出这出戏之后，另出了一出《豹子和尚自还俗》，演花和尚鲁智深被宋江计逼还俗的故事。

以后经过一百二十余年，据说才由明代武定侯郭勋，命门客搜罗梁山故事，以施耐庵笔名，辑成《水浒传》正式刊刻问世，举世哗然。

接着，是金瓶梅接踵问世。

但周宪王这两出剧的故事剧情，并没选辑在水浒传内，可知当时所流行的梁山故事，不知到底有多少种。

剧情演至即将杀光赵都巡狗官全家，右后方贵宾座，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一个不请自来的贵宾。

这人的左首，是一位花样年华，盛妆艳丽，浑身香喷喷的贵妇，大概看戏看得入了迷出了神，身旁多了一位男宾也浑然

未觉。

假使她有所发觉而转首察看，可能会吓得花容失色胆裂魂飞。

那根本不是人，没具有人形，只有一双仔细才能分辨的湛湛双目，才可分辨出是人的眼睛。

头罩、衣裤、靴……是软软绉绉的丝绸所制成，绘了灰、暗红、淡青各种大条斑或不规则斜扭曲多角斑纹，没有五官，并在一起时，只是每块怪斑的组合，完全没有人的形态。

剑插在皮护腰上，另系了一只有同样斑纹的百宝囊，整个人倚坐在铺了锦褥的交椅上，像一堆奇形怪状的零碎布料，怎么看也不像是人，只有那双神光炯炯的大眼睛象征是活物而已，同时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阴森妖异的气氛。

“好哇……”当朝官赵都巡的人，被扮李逵的女优打倒时，台下叫好声大起，女贵宾们的欢呼娇嫩嗓音，最为高亢尖锐。

毕竟人间还有天理，还有良知，虽是演戏，坏人被打倒时，仍可获得观众的欢呼。

至于欢呼的人是好是坏，就无法估计了。依常理，坏人是不会为被杀的坏人欢呼的。

鼓掌声随即在贵宾席响起，鼓得特别响亮。

所有的目光，突然向鬼怪般的人集中。

“啪啪啪……”鬼怪仍在鼓掌。

主客八男女，几乎同时惊跳起来。

乐声倏隐，台上大乱，乐伎们花容失色狼奔豕突，惊叫声中群莺乱飞。

“九州冥魔！”主人田大爷嘶声厉叫，迅疾地从长衫内拔出一把晶光四射的锋利匕首。

没练过武，本城的大富豪，与任何江湖人无关的田大爷，居然用江湖口吻叫出对方的江湖绰号，传出去绝对无人敢予置信。

田家驥大爷已年近花甲，惊跳起来身手矫捷无比，虽则身材粗壮如熊，简直只能以轻灵如猿可比拟，手脚弹性之佳，决不比年轻人差多少。

那把尺二匕首是一把小剑，宝光四射光可鉴人，匕身隐现龙纹，是传说中鱼肠一类小型宝刃。

九州冥魔身旁的青春贵妇，决不是深闺弱质，像豹子一样蹦起来，身形一起，右手的纤纤五指，已像魔爪般抓向九州冥魔的五官，她目标是双目。

九州冥魔中止鼓掌，左手一抄，以更快一倍的奇速，扣住了贵妇的右手脉门，长身而起。

“叭叭叭叭！”四记清脆的耳光声像连珠花炮爆炸。

“飞天仙女……”九州冥魔的洪亮叫声传出，飞掷而出的贵妇，像急剧飞舞的蝴蝶，向奔出棚外的贵宾飞砸。

飞天仙女试图稳住身形，却劳而无功。

田大爷虚晃一匕，飞出棚外发出惊恐的警啸。

人的名，树的影。有些人的名号，真可以把胆小的人吓昏。

三年前，山东济宁州名震江湖的黑道大豪饿虎魏鸿，四十大寿大开寿筵的庆祝大典中，突然冒出一个自称九州冥魔，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物，向饿虎讨取半年前所做下的一笔罪案所获得的一万两银子赃款。

饿虎不但否认罪案，而且策动上百位前来祝寿的三山五岳高手名宿，愤怒地群起而攻。

结果，九州冥魔那把比常剑短了六寸，品质极普通的狭锋

剑，杀掉了三十三个蜂涌而上的高手名宿，伤了二十余名，把那些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黑道群雄，杀得心胆俱寒作鸟兽散。

九州冥魔带来一群鬼卒，不但搜出那一万两银子二十箱脏银，也搬走了饿虎地窖中的十余箱金珠，用船载了放舟远随。

饿虎被打碎了右膝和左肘，后来不知躲到何处逃灾去了。

不到三月，湖广黄州白道之雄神刀破浪黄霸先，不该逞强私刑执法，没收了大江一位私枭两船苏杭绸缎，杀死六个小混混，并没将私货缴交黄州府衙，吞没了藏在江滨的别业地窟中。

九州冥魔不知从何处获得消息，午夜出现在黄家大宅，剑毙七名高手，勒索了一千五百两黄金。

神刀破浪也被剑毁丹田气机，成了平凡的人。

这三年来，几乎每三四个月，便有一桩九州冥魔执行报复，或者勒索讨债的事故发生，受害人包括黑白道邪魔外道的大名鼎鼎人物。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受害的事主，一定做了某件亏心或伤天害理的事，被九州冥魔作为藉口，整治得灾情惨重。

短短三年，九州冥魔赫然升入天下十大凶魔之林，排名已升至第六，行情仍在日渐攀升中。

有人咒骂，有人要将他食肉寝皮。

有人喝彩，也有人把他当成英雄。

当然他不是英雄，是魔。

九州冥魔的绰号，毫无疑问是他自己取的。

这人是何来路？真面目如何？谁也不知道，因为他白天从

不露面，夜间露面也奇形怪状不具人形，谁也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田大爷是隐身大盗，作案时也不露本来面目。

隐身大盗在天下各地作案，消息当然灵通，当然知道九州冥魔的事迹，因此不由自主大惊失色，不假思索冲口叫出九州冥魔的绰号。

其实是不是真的九州冥魔，他并不知道，反正他心中有鬼，似乎已经知道九州冥魔是来找他的，他的确做了一些亏心事。

他手中有匕首，竟不敢先下手为强，可能棚内不便施展，叫声中飞跃出棚。

宅中一乱，抢出察看应变的十之七八是女人，男仆与打手们都在外面，不可能很快赶到。

脚沾地刚转身扬匕待发，眼角已看到激光射到。

五位男女贵宾身上没带兵刃，不可能在刹那间帮助他，而那位爪功非常了得的贵妇，已经被摔昏了。

激光及体，彻骨裂肌的剑气像怒涛般涌到。

生死关头，千锤百炼的反应是一匕急封。

生死见交情，一位男贵宾总算够朋友，恰好从侧方吐出一记劈空掌，可远及丈外的无俦掌劲，“砰”一声击中九州冥魔的左肋。

可裂石开碑，丈内可击碎碑石的掌劲，击中九州冥魔却没发生多少功效，仅将九州冥魔的身形，撼动了小幅度斜移些少而已。

激光受到影响，也斜移三寸。

“铮”一声暴响，匕首总算与剑尖接触。

救命的三寸，好险。

如果没斜移三寸，他的匕首不但封不住长驱直入的激光，而且右手小臂必定受到严重的伤害，不断也将鲜血淋漓。

同一瞬间，抢救他的贵宾，被九州冥魔拂出的一掌，震出丈外摔倒滚了一匝，爬起如飞而遁。

同一刹那，他的匕首也震得脱手欲飞，浑雄猛烈的震力直撼右半身，气机有爆散现象，“砰”一声大震，他被震得仰面便倒，倒翻一匝头晕目眩。

“还不够好！”九州冥魔怪叫，剑仍化激光，如影附形跟到。

生死关头，他全力卯上了，顾不了头晕目眩，循声将匕首掷出，同时一跃而起。

超人的反应可圈可点，死中求生全凭经验争取生机。

激光不理睬掷来的匕首，向下一沉掠过他的腿侧。

“哎”一声惊叫，他斜飞下仆，左手一按地面，身形一滚斜窜而出，再一滚便消失在院侧的月洞门内。

四位男女贵宾，已不知逃往何处去了。

抢出的仆人与侍女，看到九州冥魔的魔鬼形象，斗志瞬间沉落，狂叫着重新从原路逃走了。

九州冥魔也失了踪，全宅突然陷入死寂，有些地方的灯光已经熄灭，没有人声，没有人走动，各处门窗先后关闭，应变的防卫措施，可圈可点。

不远处就是府衙，虽则夜间府衙仅有值夜的人，与几个值勤的捕快丁勇，不可能派大批人手前来干预。

但在府衙旁作案，毕竟是犯忌的事，那会激怒官府，大举搜捕麻烦大了，全城戒严，什么事也别想干啦！

田大爷不但有恃无恐，而且有意毙了九州冥魔为世除害，

人都藏在暗处伺机而动，全宅成了处处有不测的巨大牢笼，可能步步杀机，机关埋伏遍布。

□□

□□

□□

鬼怪似的身影，在迷宫似的重门叠户中飘忽移动，无声无息，此隐彼现，一飘一停，乍进乍退，光影摇曳，倍增恐怖。

一处壁角的暗影中，数星光芒一闪即没，然后传出机簧击打声，和利器贯入墙壁的怪响。

是梅花弩筒中的五枚劲矢，人影随矢扑出。

鬼影一晃，倏隐倏现，右飘一步，左掌扔出，电虹破空一闪即没。

扑出的人身形一顿，“咔”一声射出梅花中心最后一支劲矢，贯入上面的承尘，透板四寸左右，劲道极为猛烈，真可杀人于三丈外。

“哎”一声厉叫，“砰”一声大震，这人倒下了，是五贵宾中的一个身材高瘦中年人。

鬼怪九州冥魔幻现在旁，一脚踏住中年人的咽喉，俯身伸手拔出这人贯入右鼠蹊部的一把六寸长、中型回风柳叶飞刀，在那人身上徐徐拭掉血迹，徐徐插入右小臂的护臂插袋内，举动缓慢，若无其事。

鼠蹊部有利器贯入四寸，不但腿根的大筋受损，骨盆腔内必定内充血严重，如不及时抢救，老命难保。

如果偏了两寸，命根子也将完了。

鬼影一飘、再飘，隐没在一条走道的暗影里。

“救……我……”这人嘶声求救，痛得嗓音完全走样。